

三春梦

佚名 撰著

中国计量出版社

三春梦

佚名 撰著

出版社：中国计量出版社

书号：ISBN 7-5026-2027-6

版权所有：北京焯子工作室

类别：言情小说

出版时间：2005-1-25

字数：26万

内容提要：

呜呼！自达虏入关，明社丘墟，中原农冠之族沦为左衽，神州陆沉，山河腥膻，此岂独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所为扼腕椎心破脑陨首也哉！将华夏含生之伦，亦莫不泣血呼天同心抱痛者也，是以幽燕陷矣！宗社亡矣！

南州群彦犹不避艰危，拥立福王，正位南都，冀图恢复，而当大变警闻，黔黎洒泣，绅士悲哀；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以上六句史阁部语）！故扬州屠、南都陷，妇人孺子引颈就义，不少屈抑；前仆后起，戈挥落日，唐桂诸臣，犹将转战闽、粤、滇、蜀、黔、桂间，岭海血殷，天地悲愤；功虽无成，而大汉民族殉国热腔固可无愧于天壤间

目 录

第一回 逢秋霖韩江陡涨.....009	
遭春旱潮众大饥	
第二回 刘总兵三番赈济.....017	
义成王奏住公旗	
第三回 于代子纵军肆虐.....024	
拼命虎专打不平	
第四回 农家子暗入地狱.....031	
严通判梦上天堂	
第五回 观霜降杀害把总.....037	
司马桥截剥潮商	
第六回 司马桥旗奴被拿.....043	
乌山寨英雄拜盟	
第七回 进义吴勇遭毒手.....051	
光明国珽恶贯盈	
第八回 杨飞熊观星谋叛.....058	
余兆奇进表复明	
第九回 太封君教训逆子.....065	
续顺公拿捉叛臣	
第十回 白玉虎受谋行刺.....072	
杨飞熊将计除奸	
第十一回 五营将帮同起义.....080	
两都统征讨叛臣	
第十二回 邓花面分攻刘镇.....089	· 2 ·
刘扫帚大破旗军	
第十三回 刘镇乘机围公府.....111	
赛妃护驾往饶城	
第十四回 余世尧重整旗鼓.....119	
何元帅失败汤溪	
第十五回 刘潮镇乞援藩帅.....130	
济南王大下旗军	
第十六回 东津救火折大将.....136	
文岳下山救潮民	
第十七回 曾仲单身劫营寨.....148	
何英用计烧军粮	
第十八回 文岳请风施法术.....159	
源深大败回广东	
第十九回 世尧固守牛屎岭.....170	
陆雄截劫陵云山	
第二十回 沈鸾花拜恩尽节.....178	
康亲王大义灭亲	
第二十一回 文岳设计拔营寨.....185	
曾仲泓江请救兵	

第二十二回 英雄劫取轰天炮.....	196
元帅诱杀阿书泥	
第二十三回 林起忠泄谋处死.....	206
徐奇亮受计献图	
第二十四回 用火攻灶子传信.....	220
断石桥甘泉被困	
第二十五回 探军情入营卖酒.....	232
施妙计穴孔烧粮 · 3·	
第二十六回 监临计围何元帅.....	244
军师义释黄总兵	
第二十七回 崇德奋勇杀潮将.....	254
万高倒戈投敌营	
第二十八回 泄机谋旗兵投敌.....	262
获全胜班师回潮	
第二十九回 钟文岳观星装病.....	272
刘进忠奉命出征	
第三十回 海丰县徐高受死.....	281
羊萄岭标雄逃生	
第三十一回 猛将力攻归善县.....	295
潮军受创博罗城	
第三十二回 耿千岁献图受缚.....	304
刘总兵矢志投顺	
第三十三回 会三司保全文若.....	316
刚二逆共乐升平	

序

呜呼！自达虏入关，明社丘墟，中原农冠之族沦为左衽，神州陆沉，山河腥膻，此岂独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所为扼腕椎心破脑陨首也哉！将华夏含生之伦，亦莫不泣血呼天同心抱痛者也，是以幽燕陷矣！宗社亡矣！

南州群彦犹不避艰危，拥立福王，正位南都，冀图恢复，而当大变警闻，黔黎洒泣，绅士悲哀；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以上六句史阁部语）！故扬州屠、南都陷，妇人孺子引颈就义，不少屈抑：前仆后起，戈挥落日，唐桂诸臣，犹将转战闽、粤、滇、蜀、黔、桂间，岭海血殷，天地悲愤；功虽无成，而大汉民族殉国热腔固可无愧于天壤间矣。清鼎已定，明灰已烬。郑成功尚苦战海上，遂荷兰占台湾，扬师闽、粤濒海，刻刻以复明为念，此其义烈，益有足多者，吾特惜夫刘进忠以献贼，部将降虏（见《通鉴辑览》），得授潮州总兵，既知满虏横虐，起与清抗而不能以死自誓，终再乞降，不足与于忠义之林也。

夫潮岭海一隅，治乱安危，虽无关清虏盛衰，然当清初，郑氏在台，舶海出没，潮与闽之漳、泉，均为南方濒海重镇，故清以其续顺公沈瑞驻湖，使进忠苟诚发于义愤不惜死，虽有从贼降虏之愆，亦于足罪矣！而乃见义不真，居心反复。

初贰于耿精忠，请假宁粤将军印，郑经入闽，始纳款郑氏，经授以伯爵，及清粤抚刘秉权督师击之，又将乞降，至谒郑经于闽，复怒其不礼，弗谢归清，康亲王至，遂俯首伏罪矣。由是观之，直知利不知义，以干戈民命为儿戏之人耳，尚足道哉！

惟进忠以清康熙十三年甲寅四月起于潮，至康熙十六年丁巳六月降，以一州抗清虏，首末数年，其间战事多有可道者。潮之父老至今类能言之，而《潮志》所载，略焉不详。

余总角时，见有私家抄本，当清末灭，虽犯忌讳，然“郑成功”一书，流布中国，独此书未有订正刊行者。

今民国成立，前代掌故均须详考，以为治乱鉴戒；虽一州之微，亦不得废也。且小说杂纪，齐皆杜撰，丛出不穷，矧此书足当稗官野史，为修订“清史”之助者，而忍听其湮没何耶？岂以进忠非出义举，故鄙贱其人遂不以传其事为重欤？然善者足劝而恶者足惩，未可泯也。

今主人乃有出其藏本修正印行之举，余故乐而叙之，亦使世之君子知进忠而非妄人，则虽满清末灭而其书已可风传于宇宙间，不至若是迟也。呜呼！可以鉴矣。

书中紧要人物简明表

续顺公沈，字发，名永祥。康熙主敕封公职，来守潮州，至半途身故，年十八岁。

续顺公沈，字瑞，名永兴。康熙主敕封续继公职，代兄守潮州，年十五。

二都统：左都统邓光明、右都统汤加备，系续顺公管领下。

四具山：阮成、觉罗离、周光租、刘世第。

八名防御：罗士卓、董钦、董山、董命、彭惠田、宁保、李大捷、李大嵩。

十二名参将：巴噶、巴金、阿林、伊立布、那丹金、巴巴、汤先甲、黄存仁、王信臣、祝其勋、张志喜、张志悦。

十六名代子：于国璉、觉绍儿、郝咋兴、郝咋喜、张文德、张文隆、吉太、白盛世、包恩、李世裕、李世富、那林、那本、阿山、阿七、王康元。

三千披挂旗军、五百名马草军、三千鞞女妇、五百名马军的老小旗下婆。

众将官的老小家眷，一总共约有万人之数，来潮驻扎郡城。

计明府监内十八名好汉英雄姓名：第一者姓陈名殿，系潮阳河浦人，年三十八岁，使一支古钢大鏃，重二十六斤，脸上—巴乌痣，别名黑面虎。

第二者姓曾名仲，系澄邑盐灶人，年二十二岁，使二支板斧，一支一十二斤，两支共二十四斤；惯入水性，带有干粮落水底，能站二、三日夜，别名水里龙。

第三者姓黄名便，系揭邑棉湖人，年三十五岁，使一翻柴牌，重一十五斤，一支牌力，重五斤；正跳一丈二尺，倒跳一丈七尺，别名柴头大王。

第四者姓唐名国民，系澄邑唐陇乡人，系明朝吏部唐伯元公五代玄孙，行年三十六岁，使一支大鏃，重二十三斤；生独眼，别名唐只目。

第五者姓谢名奇峰，系揭邑上宁乡人，年二十八岁，使一粒流星锤，阵中打人百发百中，别名流星鬼。

第六者姓许名文忠、第七者许文宪：二人乃是同胞兄弟，系海邑宏安寨人，以卖私盐度生，各使铁扁担，各重二十四斤；兄弟性如烈火，只因兄弟打死城门兵拟成死罪，解在府监。许文忠别名三脚虎，许文宪别名金钱豹。

第八者姓李名锭，系揭邑官锡人，年二十五岁，使一支铁串，重二十三斤，别名铁串子。

第九者姓陈名大巴、第十者陈十三：两人乃是亲兄弟，系诏安白叶人。陈大巴使一支大鏃，重一十九斤，生得两条大眉，故名大眉虎；弟陈十三使一支大鏃，重一十八斤，又能用一番藤牌，重九斤，一支牌刀，重三斤，别名蛀石虫。

兄弟因打死饶平县铺主，问成死罪。

第十一者姓余名如山，系澄邑南洋乡人，年二十一岁，使

铁钢两支，每支重八斤，是武童出身，因宗师临潮来郡考校，打死同馆内武童，拟成死罪，解在府监，生得面貌魁梧，眉清目秀，唇红口方，故名白面郎君。

第十二者姓杜名明月，系澄邑涂城人，年一十九岁，使两口日月双刀，不计其重，容貌举止口气行藏与女子一般。

兄弟三人，排第三，别名三娘子。

第十三者姓张名约超，系惠来赤洲人，一十七岁，使两柄厚朴刀，一支重七斤，二支共十四斤；阵上交锋，身上背有一皮袋，袋里藏石子，阵上打人出手双块，百打百中，因误打婢母身死，在县拟成死罪，解在府监，别名双飞石。

. 8 .

第十四者姓蔡名世杰，系海邑沟下人，使一支鏈刀，重一十四斤，拒住东闸桥聚党数十人，为大兄前后田园纳他花红，往来船只纳过江钱，因打死棉榕票客，在揭邑问成死罪，解在府监。名截江虎。

第十五者姓苏名文海，系海邑后陇人，使一支单刀，重九斤，一生好结交好汉报不平，因事扳罪入府监，名苏大胖。

第十六者姓赵名阿龙，系潮邑山门城人，使一支大鏈，重一十四斤；结交揭邑吴名勇武，系曲溪人，惯使大鏈刀，重十三斤余，为人志气与众大不相同，专欲寻闹。张挺与赵龙同事，故名四片风。

第十八者姓叶名阿婆，系海邑林鸟人，使一支鏈刀，重十三斤余，因好胜路见不平则出身相助，因案入府监，别名无好面。

三十六名英雄：郑胡如、薛灶子、郭成世、谢阿五、马阿九、姚阿信、黄阿庆、许阿石、罗和明、彭仲略、杨成枝、杨成茂、王君禄、王名料、周伯仁、周伯义、周阿财、方子进、方阿报、陈青梅、陈青莲、陈金生、刘阿喜、刘阿顺、刘阿千、孙友仁、孙友义、余仲平、林荣贵、蔡阿坤、李守宝、吴玉川、丘文高、赵阿元、方子达、彭仲韬。

第一回

逢秋霖韩江陡涨 遭春旱潮众大饥

话说刘伯温先生预撰有诗一首，立有碑记。其诗云：

欲向乾坤定太平，须寻太古溯原因。

自从盘古开天地，上有贤君下万民。

历代江山千百主，屡朝兴败众兵新。

由治入乱乱入治，自兴而败败而兴。亘古亘今成败局，历朝历代盛衰荣。三皇五帝夏商周，列国归统及汉刘。有德从来征失德，无收专向治中收。西汉江山归两晋，二唐社稷二宋收。及换诸王南北主，复延五代至元倾。国运归于宋太祖，一统雍熙值大明。兴仁兴让文明见，至治太平称终愁。元恶还居用元相，致使江山到底倾。二十二主相传尽，元元还胡十八秋。经位低唐不及宋，二百八十缺三年。大明一旦归夷主，一统山河属大清。十八年终甲申死，相传幼主至康宁。

子舆氏有云：“天地之生民者久，一治一乱，然治莫过于陶唐之世，乱莫过于明末之年。”话说明末清初，天降恶煞，降生人世，宇宙扰乱，黎庶遭殃，时有明朝崇祯君王午科武举人刘名权字进忠，系世居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人氏。父亲名和字文若，母亲朱氏，胞弟刘清字进义，系文学。进忠娶妻王氏，产下二子，长子名贤字定玉，次子名明字定金。时因广东潮州府，有参摄水师总兵官刘国柱，前授新泰侯，缘郝尚久在潮州叛反，敕广东省平南王尚可喜奉旨起军征剿。平定潮州之后，刘进忠随平南王进京复旨。

康熙主升殿坐武英殿，众文武朝贺毕侍立两班。殿头官喝曰：“有事进前启奏，无事卷帘退班。”平南王即将征讨叛臣郝尚久之事奏明。康熙主闻奏龙颜大悦，即行旨台潮州总兵刘国柱进京拟罪。当时康亲王令平南王当圣驾面前保举：“刘进忠平寇有功，蒙我主加恩赏赐。”康熙主准奏，敕封刘进忠为潮总兵官，钦命镇守潮州一派地方。

刘进忠谢恩毕出，明日拜谢康亲王、平南王两藩，遂择日奉旨赴任。

戊申年正月出京，及四月孟夏到潮。全城文武众官出城，迎接进忠帅府上任。

斯时我潮米价，每斛约一钱之间，人民安乐百姓和畅，官民共享升平之世。谁知乐极悲生，至中秋八月偶逢秋霖，天降大雨，韩江洪水暴涨，过于浮桥三尺，田苗四处浸害，晚冬无收，米价渐渐高贵。及次年己酉岁孟仲季三春大旱，小麦无收，早田亢旱，布插不落，米贵如珠，外郡并无米粟客商到潮，其米价贵至每斛七钱银之间，全城并各乡村穷户之家，饿死者不计其数。潮城众官没法可施，惟刘镇见人民之惨闷坐愁，思想起一计，明日早晨命人请城中文武官员，齐至帅府商议。斯时惠潮嘉兵备道汪德平、两广分司彭锦文、潮州知府吴

祥科、同知二府林飞鹏、通判三府严三春、海阳县知县顾仕存，海阳左堂陈凯荣、潮州府经历厅童士起、捕厅典史刘书锦、潮镇中军游击李成功、城守都司张继善，各营守备全千总、把总等先至帅府。众文官见刘镇有请，亦室礼宾馆中，辕门千总陈虞龙见众文武官员到来，进入内堂禀知。

刘镇听报，顶冠出大堂相见，入至内堂，序礼坐定，香茗一巡。刘镇向众文武言曰，“今日我奉旨同守潮州，意望共享升平之乐，谁知去岁淫雨连旬，致有洪水滔天浸害禾苗。今岁又亢旱，大小麦无收，早田插不落，以致米粟昂贵，穷户遭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我等为民父母，岂可坐视其亡乎？本帅请宪台同诸位到此，欲公议一良策，以救人民，未知列位如何高论？”汪道台同众官言曰：“大人欲救万民饥困之危，我等与大人合诸位，各申文书到广东报知上司，上司移文到此，那时开仓赈济，方是正理。”刘镇曰：“救饥如救火，若待上司移文下来，贫民饿死者亡已多日矣！依本镇愚见，请道宪与众位同列尊号，具奏章进京达部，启奏圣上，瞒过上司。若是本章起程就可移文各邑县令开仓赈济，以救各县饥民。”各位答曰：“大人有命，卑职自该听从。”刘镇大喜，令从人取过文房四宝摆于案上，恭请汪道台序列名号。汪道合亦执笔先题，吴知府同众文武官，一一依次书毕。刘镇设宴相待，汪道台不肯，起身告退。刘镇不敢留，送出大堂相别，各回本署。

刘镇送众文武回衙后，即修奏章一道，飭令守备李有祥进京达部，奏上天子；再命修理文书颁行各邑县令，开仓赈济。各县令见文书到来，奉命出示张挂赈各乡，贫民闻此风声，扶老携幼纷至本县领粮，路途之中残死者不计其数。各县主赈济，乡村饥民约到三十余天，仓谷告完，移文报知刘镇。

刘镇得报甚是担忧，又探知米价未平，外郡并无米船至潮，依旧受饥而死。再思一策，修本章一道，命守备林绍基领奏疏入京，奏知圣上。一面再行文书，飭各邑县令，将县库银与上户之家，照时价余谷赈济饥民。众县官见刘镇文书到来，依命而行，遂将库银余谷，再示张挂赈济穷民饥户。约到一月之久，该库银亦即完尽，即申报刘镇，内云：“仓库两倾，”刘镇得报，想见民情光景如前。

刘镇愁容满面，恰似箭穿雁鼻、钩搭鱼腮一般，是日夜不能眠，方至鸡鸣时候，忽思一计，明早命内堂官千总梁成龙，嘱咐营中拣二个能干头目到来。

梁遂选二人进内堂叩见刘镇。问其姓名，一人姓翁名喜，系蓬洲所北门人，翁万达五代玄孙，能晓水性，众人起他个混名叫做千年獭；一人姓戴名德，系潮州府金山巷人，亦能驾水，异号人称做海夜叉。刘镇曰：“今赏你等酒肉，令你往各邑城乡探访上户、长者家中存有余谷者，许你前来报知，还有重赏。”他二人领命退出帅府，回至自己军房。二人坐定斟酌，翁喜曰：“哥哥，我想各邑之中，还是揭阳米谷富足，我等明日前往揭邑城市乡村，可这般这般探访，自有定夺。”戴德曰：“兄弟

说得有理。”一宿晚景，明早二人收拾行李，望揭阳一往，至晚投宿客舍，次日饭后，各扮乞丐之人，到乡村求乞。入乡分路，出乡相邀，一乡过了一乡，来到曲溪乡中，二人分开往各家求乞，闲话休题。

只说千年獭翁喜往上户之家求乞，不觉行到一座高大的宅子，入到里面求乞。内中走出一个丫环，施他米饭。翁喜立在檐下，偷眼一看，只见花厅上有二老丈在那里饮茶谈话。翁喜坐于阶下，有意细听，丫环出来叫曰：“你这乞丐，好没道理，我既有米饭施你，你为何不去？”翁喜曰：“姐姐，非是乞丐不去，我等来到此间，腹中有些微痛，容暂息片时即起身。”那丫环亦不睬他，进入里面去了。翁喜听着花厅那个老丈曰：“仁兄，你想去岁洪水滔天，浸害田苗，今春又亢旱，大小麦无收，禾稻播插不下，米粟高贵。穷户人口饿死者，尸积如山；幸得皇天庇佑，我家余存者约有一千余石。不知仁兄有几多粟？”那老丈曰：“不瞒老兄说，你弟家中足足存有三千外石。”两个老丈说说笑笑，一问一答。翁喜听完，牢记在心，即便起身出了大门。心中时思这里现有许多米粟，不知他姓名，难回复上台。忽见前面有一年少者来，翁喜陪个小心，嘻笑问道：“贤官，这座贵宅上，长者姓甚名谁？乞望指示。”那少年曰：“你这乞丐，倒是多端，欲问人家姓名做什么？”翁喜曰：“非是乞丐大胆动问宅上姓名，早间乞到里面，多蒙厚施，借问姓名，念念于心，以尽穷人之意。”那少年曰：“你这乞丐，甚是知人情者，你岂不晓这座第宅是我揭中第一个上户，姓吴名世毫，职列员外郎？”翁喜曰：“荷蒙指示，实感于怀。”那少年言后往前去了。

·13·

翁喜得知姓名，在乡中寻见戴德，说知缘故。戴德大喜，二人回寓收拾，明早回归潮州。进入内堂，禀知刘镇。刘镇闻说大喜，重赏二人酒肉银钱。二人退出帅府，回至军房，是夕畅饮，饮得酩酊大醉。明早刘镇召二人入府内，嘱咐曰：“你等领帖往曲溪乡请吴世毫到潮城帅府相见。”翁喜等领帖至曲溪乡，将名帖送入吴宅。吴世毫见刘镇有请帖，接待来人往西轩暂坐，即唤两个儿子到花厅商议。

长子吴平忠，次子吴平孝，兄弟二人见父亲有唤，同至堂上礼毕。世毫曰：“我子今日潮镇大人有名帖来请，我家并无官府往来交接，今日忽然来请，未知何意？”平忠曰：“启父亲，官府相请，必非好意，定是欲借银两，父亲你可发付来人回去便了。”平孝曰：“哥哥，非是这等说。我思刘镇比别位官府不同，他自到任，矜恤人民，目下米粟高贵，贫户之家，终致饿死，闻刘镇命各县发粟赈饥，今有名帖相请，父亲理当进见，方是正理。”世毫曰：“我儿言之有理，可办酒席款待来人。”平忠兄弟陪宴毕，于是收拾行李，带家人下船往潮城而来。翁喜先回告知刘大人。大人喜之不胜，速命千总林五常迎接至帅府内。两人相见序礼茶毕，刘镇曰：“长者车到，有失迎迓，休得见怪。”吴世毫曰：“不敢不敢，小民蒙大人呼召，

·14·

未知大人有何谕命？”刘镇闻言曰：“启长者，本帅奉命来守潮州，意望与人民共乐。谁料去岁秋间大雨，洪水滔天，浸害田苗，今春尤旱，大小麦无收，早田又播插不落，米价高贵，穷民饿死者不可胜数。本帅瞒过广东督抚三司，上疏达部，奏知天子，先将各县仓库两空，米价未平；外郡米船无到，贫户光景如前，终致饿毙，前功尽费。本镇闻知长者有余粮三千多石，祈愿借谷一千五百石，救济人民，候冬下收成，本镇自当如数送还，分粒不敢拖欠，俯望准诺。”世毫听了一惊，答曰：“启大人，乡民家中并无存积，不过老少免用缺乏而已，望大人莫听旁人之言。”刘镇见不允，心生一计，把将筵席款待。言曰：“久闻潮州胜景有名，今日同长者登高玩赏，请长者展锦绣之心，咏诗玩景何如？”世毫不知其意，便恭谦曰：“乡民愚拙不晓题咏。”刘镇曰：“有所闻，不必太谦，情长者即景咏写一首，本帅亦咏和一首。”说过次日，命千把中与他盘桓交谈，使他多住镇署；次日刘镇又与世毫邀游金山，饮酒做诗，世毫也勉强应承云：“大人有命，安敢违逆。”遂写一首截句呈上，其诗云：

金山酌酒惠泉深，玩刻川前鸟自吟；
酒作生涯忘岁月，棋为乐事疲春阴。

刘镇看完赞曰：“长者高才佳句，与杜工部争光，可敬可敬。”世毫曰：“岂敢，大人莫要取笑，请大人咏一首指教。”

大人亦应手题云： ·15·

一杯一刻一场亲，勘破金山愁转新；
淮阴皆从此中出，漂母高义有几人。

吴世毫看罢曰：“大人题玩景佳句，何作愁饥之诗？”刘镇曰：“长者呵！宦豪，只知饮宴之乐，谁悲饥民之苦？”世毫听着此言，亦知其意，默然无语，仍就席饮酒，至日落西山回归帅府。

只说刘镇得见了世毫诗句笔迹，密台稿房徐光入内，令他修书一封，假世毫笔意，嘱他两儿子平忠、平孝装押干谷一千五百石，到潮州帅府赎父回归，徐光领命。

这徐稿公名光字奇亮，又号赛萧让，专惯笔墨，假天下贤人笔迹，难认真伪；即日修成，送上刘帅一看，文字与世毫一般，即暗嘱翁喜赍书到曲溪吴世毫家中，诱平忠、平孝兄弟装载一千五百石谷，至帅府赎父回家。翁喜戴德领命，即时起身来到吴家，将书送进。

平忠兄弟接见书，拆开观看，问平孝曰：“父亲老年颠倒无端，将家中米谷献借刘镇。”平孝曰：“明系父亲的笔迹，勿言一千五百石，就是二千石，亦当听从押去。难道我父亲值不过一千五百石谷子？况且家中羨余之物我兄弟若押粟到城，便是逆子不成？又不是刘镇敢来强取的！”平忠听弟所言有理，吩咐办酒席待来人，一边准备船只开仓量谷，如数下船，同来人押粟至府。

戴德守船，翁喜先至帅府禀知刘镇。刘镇听说米谷来到，

喜之不胜，急命人挑入仓中。郡城之人闻之，老少男女喜悦相称说。刘镇一面请吴长者到堂中序坐，茶罢说曰：“今日欲同长者出衙外玩赏三街六巷光景，尊意如何？”世毫一听，本来久住帅府纳闷旬日，因大人说出外玩赏街道，便喜出望外，答曰：“乡民从命。”乃换衣裳同刘帅出了大堂。吴长者同家人吴瑞步出东辕门外，看见平忠、平孝两个儿子到来，仓皇惊恐问曰：“我儿，你兄弟何事至此？”平忠曰：“父亲如何这等说话？有书札回家，命我兄弟装押一千五百石粟前来，赎回父亲。”世毫曰：“你中刘大人之计了，我并无信札回家。”说话未毕，刘帅来到背后，拊其背曰：“长者何必太息！今日二位令郎驾到，本帅府内与令郎饮宴谈谈如何？”遂手携其父子之手入内堂，以宾礼序坐。茶毕入席，酒至数巡。吴世毫起身至大人席前双膝跪下，刘帅一见仓皇惊恐，忙离席上。正是：忙乱矜恤施恩仆，惊动赈济仗义人。毕竟世毫跪下说些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16·

第二回

刘总兵三番赈济 义成王奏住公旗

话说当时吴世毫跪在大人席前曰：“启大人，小民有言在先，今已知罪了，米谷今亦愿献，望大人开恩，释放我父子回家，感恩不浅。”刘镇慌忙出席，双手扶起曰：“长者何出此言？候本帅选吉日，饯行长者旋里。”即再入席饮酒，酒罢送入卧室，父子安寝。

刘镇又令堂官千总梁成龙命匠人作匾额一个，金书四大字“奕世载德”，旁有题“潮州总兵刘进忠拜赠”，择一吉日，帅府门前演戏，铺毡挂彩，大吹大擂；堂上设宴，众文武官齐集。刘镇请世毫父子出堂，亲自把盏与吴长者，簪花红缎挂背，请他坐上四抬大轿，世毫谦让不敢，刘帅再三恭请方敢坐下。平忠、平孝各乘白马跟随轿后。刘大人命把总詹世奇、李云贵、黄启明、施名义四人，随伴送他下船回家。街上百姓观看，真乃压肩迭背，挨塞不离，世毫父子何等光荣。闲话休题。且说潮州各县、市、镇、乡村上户之家，听得刘帅送吴长者之事，这般爱惜子民，人人欢悦，个个快意，家中存有二千石者，准备一千石送上帅府，或存一千石者，准备五百石送上，纷纷送至帅府赈济，约一个月余，共得米粟三万余石。刘镇不分轻重，一样施待，与吴长者一般无二，城厢内外众百姓观看者，莫不钦服。刘镇即命各府县至帅府内领米到本县放赈，出示晓谕，饥民纷纷到县前来领受粮食，不计其数，不在话下。 ·18·

再说刘镇寻思米价高贵多时，农夫之家安得留有种籽，心中忖思一策，命稿公徐奇亮修文书一角，令千总赵世春往广东布政司支领自家俸银，往江西省采种籽到来，赵千总领命带几名随从登程前去。荏苒光阴，过了一月之久，赵世春将得种籽

到潮，稟知刘镇。刘镇即命徐光办文书分行各县，命吏科书吏差役将种籽照粮分配。不在话下。

只说次年庚戌，五谷丰登，获大有之年，外郡米船纷纷大至，不计其数。其时人心已定，又早冬各处，田苗大熟，米价大跌，每斛约止五、六分银之间，正是四维安辑、民庆重生，相与优游。旧地父老子弟无不欢喜曰：“自唐宋以来，未有如今日米价也。”人民安乐，颂王风者比户，歌帝力者童叟，各市镇乡村男妇老幼，无不一个个感念刘大人之恩德。

惠潮嘉的兵备道汪德平、潮州府吴科祥与众官，且称刘镇爱民如子，设法赈济矜恤百姓，俱各申文，报知两部院三司，称颂刘帅之德，两部院亦满心欢喜，各修奏疏进京，奏知圣上。这且缓表。

且说康熙主至五更三点升坐保和殿，文武众官朝贺毕，只见军机大臣步出金阶，进上广东督抚奏章，龙目一阅，见系颂称潮州总兵官刘进忠赈济饥民一事，龙颜大喜曰：“刘进忠救济饥民之危，与朕分忧，国家之大幸也。”圣上之意，欲将刘进忠加升，但圣旨未尝降下，班中有一员大臣进上金銮殿奏曰：“臣义成王觉罗屈兴见驾，启奏陛下，潮州总兵官刘进忠在潮赈济饥民，此非是为国分忧，乃是买属人心，必有叛反之意，望我主敕命一员大臣镇守潮州，以防不测之变。”康熙主准奏，降旨查阅功臣后裔，未有受职者奏上，吏兵二部大臣应声领旨，当驾前检阅是康亲王长子沈永祥未有缺任，奏知圣上，康熙主闻奏降旨，召沈永祥见驾。 ·19·

永祥进金銮朝见天子，康熙主曰：“卿乃勋臣之子，年已长成未尝受职，朕今封你为续顺公，镇守潮州，以防边界。”永祥谢恩，天子退朝回宫，众文武各回府第。

康亲王归至王府，上堂坐定。续顺公至堂上见父亲礼毕，一旁言曰：“启父亲，今日子儿蒙圣恩封为续顺公之职，父亲因何愁容不乐，是何缘故？”康亲王曰：“今日圣驾早朝，军机房进广东省众文武疏奏刘进忠赈济饥民一事，龙颜大悦，圣上欲将刘进忠加升，谁知未曾降下，无奈奸臣觉罗屈兴妄奏圣上，敕吏兵二部，查是儿未见受职。为父本欲进奏，这事不可为，恐各部所笑。今儿奉旨领将佐旗军同眷属到潮赴任，为父有三件大事叮嘱于你，须当谨记于心，切不可忘今日之言，慎之慎之。”沈发曰：“子儿遵命。”康亲王曰：“儿你若到任中：一者，须当按束众将与旗军勿得残害百姓，国家以民为邦本，我等莫使人心离怨，二者，儿你在潮切宜与刘进忠和睦，不可以权势相压，压则有变，况进忠大得民心，变则你有死无生，三者，弟妹同你等赴任，瑞儿年轻，你为兄长，须当早晚教示，莫忘我叮嘱之言。”沈永祥曰：“子儿领命。这事不在话下。”且说续顺公择定吉日，祭过宝纛帅旗，统领左右二都统、四具山、八名防御、十二名参将、十六名代子、二千披挂旗军、五百名马草军，众将官各有家眷，老小三千鞑妇，五百马军的老小，辛亥年孟冬十月出京，往广东潮州赴任。经过各

省，地方官准备迎接，晓行驿道，晚歇公署。

这续顺公名发字永祥，年方十八岁，系广东省平南王的女婿。平南王之女，王姑尚束英生得有蔽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与沈永祥夫妻同庚，二人恩情如鱼似水。永祥为酒色所迷，身中染起一病，来于路上，约行有三个多月，来至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病已沉重，就在公署之中养病。日复一日，又过了一月之久。这日传唤弟妹亲眷人等，至卧榻前吩咐，合眷见公爷形神，无不含泪。

·20·

永祥唤胞弟近前曰：“贤弟呵！你兄病入膏肓，料难复生。你兄有话叮咛于你，切当谨记于心。我若谢世，即把家书报知父亲，请旨施行。若圣旨召我等全属回京则可，若是袭续顺公之位，镇守潮州，弟可将我灵柩运回京都。全属军将到潮赴任之日，贤弟，你年轻须听嫂子之言，莫忘我今日临终之言。”沈瑞曰：“小弟领命。”言毕立在一旁，公爷又叫小妹沈鸾花进床前吩咐曰：“小妹，你兄性命在咫尺之间，意望兄妹同享荣华，不料中道崩殒，乃天数注定。你弟年轻识浅，小妹同你嫂氏早晚以正言教示，不可有违你兄之言。”鸾花柳眉不舒，杏眼泪下，哭哭啼啼答曰：“领命。”侍立一旁，公爷又请王姑上卧榻前，尚束英移步金莲，珠泪纷纷，近前一礼曰：“相公尊体如何？”公爷曰：“王姑，本公与你少年夫妻，意望鹤发相依，谁知命在旦夕，鸾凤分间，这是定数。本公今日有言，望王姑牢记：我若谢世，我弟年轻，望王姑以正言教训，虽死在阴府亦感恩不浅。”尚束英领命，一旁坐定。公爷再唤侍妾柳赛妃近前嘱曰：“赛妃，本公见你才德兼全，智勇俱备，收你在我身旁，意望百年相守，谁知半途相离，这是命中注定。我若弃世，候圣旨降下，若是圣旨召回入京，你可护送全家老小，这不必说；若是圣旨命我弟袭职镇守潮州，你当竭力同心保护王眷。潮州民情安乐则可，倘有风吹草动之际，你可速往饶平营游击余世尧处讨救兵。此人系我当初在京都起程之日，我父亲老千岁命将余世尧到饶平营为游击，以防不测之变，你可牢记于心。”赛妃含泪答曰：“奴婢遵命，愿千岁保重。”言毕侍立一旁。

公爷叮咛已毕，眼睁睁看定小弟沈瑞叹了口气，冥目归阴。

·21·

年已十八岁矣。合眷见公爷谢世，尽皆流泪。

沈瑞即修家书一封，命家将二名，赍书报告父亲，转奏天子。一面安排棺木盛殓了尸身，就行台安署灵位。王姑尚束英见其夫已歿，两泪汪汪哭泣不休。沈瑞曰：“嫂嫂，体要悲苦，我兄已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勿害了身体，须当保重。”束英见叔叔苦劝，只是收了泪暗暗痛切，不在话下。

且说沈瑞传命众将与旗妇鞞军全属人等挂孝，又命代子于国璉督伴王灵，择日开吊，袁州府众文武官员准备祭礼，来到公署祭奠。沈瑞调理祭事已毕，就于行台守孝，候圣旨降下。不表。且说王姑尚束英自从丈夫身歿之后，冷落无意，忘餐废寝，时刻之间，来至丈夫位前哭泣，而于国璉见王姑到来，上前迎

接。

这于代子年方二十五岁，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尚束英见了，春心飘动，调言于国珪。于初时，仓皇中不敢接纳，因守孝堂无人杂进，男女两人各有意马，无奈王姑情性勃然，春心难忍，便双手把于代子抱住，当胸前求他合欢。于代子亦一时欲火大炽，就与王姑成了恩爱。自今以后，王姑早晚以哭丈夫为名，来至位前，同于代子交欢取乐。二人相待如鱼得水，且于代子年纪人才比公爷加倍，情同胶漆，正是：

锦帐情浓漏尽五更还作夜，同房意洽雪深三尺不知寒。

且说康亲王敕封沈永兴袭兄续顺公之职镇守潮州，不必更改。旨意一到，永兴顶冠披服，向北阙谢恩毕，同众旗军全属人等，除去孝服，命家将四名，送兄柩回京，择日领将起行。军马向潮州进发。这且不表。 ·22·

且说潮州众文武官闻续顺公奉旨镇守潮州，此时潮城内又无衙署，百官商议借潮城西街黄布政府第为公爷府衙，再将南门内一派民屋拆为旗军房舍，安办停妥预备迎接。

这沈公奉旨前来领标下各将：左都统邓光明、右都统汤加备、四名具山阮成、觉罗离、周光祖、刘世第，八名防御罗士卓、董钦、董山、董命、彭惠田、宁保、李大捷、李大嵩，十二名参将巴嘎、巴金、巴兀、阿林、伊立布、那丹金、汤光甲、黄存仁、王信臣、祝其勋、张志悦、张志喜，十六名代子于国珪、觉绍儿、郝咋兴、郝咋喜、张文德、张文隆、吉太白、世盛、包恩、李世裕、李世富、那林、那本、阿山、阿七、王康元，三千披挂旗军，五百名马草军，三千满州妇，五百旗下婆，众将官的老小家眷，一共约有一万人之多，进入潮城。

续顺公车驾到任，刘镇同汪道台众文武官员至接官亭，迎进入公府内，自此每日文武众官有手本到衙投递参见，千岁曰：“本公奉旨守潮，无甚急事，你众文武有公务在身，不必日日到此参见。今与你等约限，一月二次、逢初一日、十六日，就可名为朔望会，至公府参谒便罢。”众文武领命叩谢，各回衙署。话烦不表。

且说三千披挂五百马军，初到潮州府城，百姓安闲无事。

不到二个月之后，旗军以势力虏害百姓，就在杂货店中买厘秤一支，不过数十文，原亦有竹匣，旗军把将厘秤折为二段或三段，藏在匣内，将厘秤盒好执在手中，往绸缎铺或棉布铺交易，思量价钱一定，身中取出零碎之银为定曰：“主人家，我等身中银两不足，这些权为收定。我回寓取银前来，凑足方领取物件。尚有厘秤一支，相寄时间亦要秤银。”店主之人，不知来意，将厘秤接入，放在一旁。旗军相辞回去，时间即来，叫声：“财主，我等早上买的等物，今已取银前来交清。”铺户之人曰：“客官到来请坐。”旗军曰：“我等所寄厘秤，烦劳取来秤银两。”店主将厘秤送还，旗军接过了开看，大叫曰：“我等与你两平交易，非敢强买你的货物，何故将我厘秤折断？是何道理？”店主曰：“客官，你将厘秤相寄，安有折断？实

无此事。”旗军叱曰：“不是你等打害，难道是我自家折断来赖你耶？如此说来，我等公府之人，许多不仁么？”店主听着“公府”之人二字，有些惧怕，转笑好言曰：“将爷，不必发怒，既是打害，愿甘奉陪。”店主忖思厘秤不过值钱四、五十钱之间，故答应他愿赔，旗军曰：“肯赔便罢，若不赔我等怎肯甘休，你等知这厘秤是何物做的？这支厘秤，非是牙的，非是骨的，是我在京都将骆驼骨作成的一支，值价银四十多两。”店主听到此言，明知是来设局陷害，只好言求他，讲到两愿，这厘秤估到二十余两或十余两，早时所买的绸缎布匹，与他取去，还着押他明白，方肯回归。这一日郡城内外有二十余处。如此所为生意，家非好事，遇着以赔多少银两了事，后日皆知公旗之人，“来放骆驼骨的”，莫去惹他。不在话下。且说公府内、众将署内，饲有雄鹰，每日命旗军往市镇上买猪肉饲鹰。于代子唤旗军前来吩咐曰：“我等饲鹰，何用出钱去买？我计潮城内外肉店，约有一百余间，每店取他猪肉四两，雄鹰足食。你若去取，我本总给他红单一纸，与你等屠户上去取。如有人敢拒抗，许你将他拿来，都系本总一力担承。”正是：

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休生嗔。

毕竟旗军怎的派肉店？且听下回分解。 ·24·

第三回

于代子纵军肆虐 拼命虎专打不平

话说当下众旗军，本是日日在外市街上图勒店户银两，斯时听于将军之说，即领命前往各肉店中，喝曰：“我千岁有命，给出红单在此，每店取肉四两，答应府内饲鹰。”屠户曰：“将爷，我等猪肉是本钱买的，非盗来之物。”旗军叱曰：“如有敢拒者，将他拿到府内见千岁，自有定夺。”众屠户见他权势突然，心内不敢拒他，忍耐与他，如此者约二十余天。旗军见日日取之容易，商议如今每户派屠六两，至明日，先至肉店说知，谁敢抗拒？没奈何，从他派六两。再过数天，这旗军对旗军曰：“潮人甚好相与，我等欲派猪肉饲鹰，每派四两就四两，再欲派他六两就六两，众兄弟如今若到市镇上，欲派他每屠八两，余存者好作菜用。”众旗军曰：“说得有理。”这日到西门肉店叫曰：“公府雄鹰饲得多，今日欲派八两。”屠户有人不肯，向说曰：“我等猪肉亦将血本求利，就千岁府中饲鹰，初时系买的，后来派取四两，过了数天又派六两，而今又欲增加，叫我人血本消化，不派不派。”旗军大怒，将他擒拿，众人向前相劝。屠户无奈何，只得依他八两。一屠派起，各各依例而行，旗军得意回归。

众屠户会齐相议曰：“我等生意若是欲作，必须议一章程，方能作得。公府出得这班旗奴，如此猖狂，初时买的，后来免钱派的，派派不已，又增加八两，不久又欲增加，不若推尊一

人往府县呈控。”又一个屠户曰：“我想起来，恐府县不敢担·25·承，若欲伸此冤，除非刘镇大人，决不担承矣。”又一人曰：

“虽府县不敢担承，宜当先呈控告，然后可赴刘镇控告。”又一人曰：“有理有理。”当日具呈往府县入呈，俱批不准，遂到汪道台衙门呈控，知系公府旗军强取，批落府县查明详办。

众屠户曰：“如此，不若齐到刘镇处控诉。”刘镇收阅众屠户状词，系旗军强取猪肉一案，召众屠户问其情由，吩咐曰：

“明日旗奴到市取物，许你等将他擒来。本镇自有分断。”众屠户领命，叩谢出衙，回店中和议曰：“而今刘镇作俺主，明日这旗奴前来取肉，不可错过他。”及至明早，众屠店一齐摆得齐整，不比前日宰一只出一腿摆在铺面，余者俱藏在店内。

今日见有人做主，尽行全摆在店面。

众旗奴见得许多肉店，肉腿比往时大不相同，便云：“今日欲派十二两。”屠户曰：“将爷，这肉是刘大人帅府用的。”

旗军叫曰：“咄！我公府若无饲鹰，哪有到刘镇帅府用的？难道刘镇势力敢来压倒公府不成么？今日定欲派十二两，少些不得。”众屠户赶此时一同叫曰：“今日这旗奴如此无理，不可错放他。”一人动手，人人齐至，打得旗奴欲死勿死，欲活勿活。有畏事者，见势不好，逃走回旗巷去了；存有五、七个被众屠户打得头破嘴肿，拖至刘镇衙门内来的。

辕门官千总陈虞龙入内堂禀知，刘镇出堂，坐内堂先召旗军曰：“你等不守法度，强派民物，如公府中欲饲鹰，亦该照价与他买，他是血本，你等仗势强派猪肉，叫他血本谁归？今已初犯暂且轻饶，你等日后再敢违法强取，本镇将你带到公府见千岁究罪。”按法说毕，放他出去之后，亦召众屠户入内面谕曰：“本镇命你等将他捉至帅府，本镇将他带到公府见千岁究他之罪，你等将他打伤，血泪沾衣，本镇怎好施为？如今你等市镇近在旗巷者，俱可搬在上面置市，本帅府每日命军兵巡查。”众屠户听说大喜，叩谢回店。明日置市，即在上面开张买卖，刘兵亦命军兵稽查旗兵。自此无一人敢到市强取，众人民好不快活，尽皆欢喜。不在话下。

且说城外十里之远，有一地名长美桥，乡中有一雄杰，姓邱名齐别号长尾彪，娶妻苏氏，生一女名唤锦凤，年方一十七岁，生得十分美丽，姿色无比，因往城外探外祖住了几天。这日正欲回家，有一老姬作伴，行至乡不远，偶逢公府内于代子觉绍儿，带有二十名旗兵，往郊外游玩回归，至长美桥中。老姬见官长在前而来，即叫锦凤回避躲在一旁。那于代子在马上一见少年女子，生得花容月貌，马上叹道：“自我到潮州许久，未有见此妇女姿色，真是令人可爱。”旗军曰：“将军如此称赞，莫非中意么？”觉绍儿曰：“虽然中意，其如他何。”旗军曰：“果系中意，将他抢到署内受用，有何不可？”觉绍儿曰：“恐他父母闻知，怎肯干休？”旗军曰：“将军差矣！若论潮州各官，见是我府中人，谁敢受他状子？”觉绍儿曰：“说得有理，你等与我抢到府中，自有重赏。”旗军曰：